

汉隋西域屯垦戍边诗散论

刘坎龙

(新疆教育学院 人文科学分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3)

摘要: 文章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阐释《西极天马歌》《乌孙公主歌》为西域屯垦戍边诗的萌芽;二是论述隋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的特征,认为隋代杨素的《出塞》(其二)为亲历西域之作,从而突破了魏晋六朝同类作品的创作传统。

关键词: 汉隋; 西域; 屯垦戍边诗; 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588(2011)03-0087-06

西域屯垦戍边诗是基于诗歌题材与地域特征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诗歌分类。既包括侧重描写西域屯垦的作品,也包括侧重描写西域戍边的作品。由于历史上西域的屯垦与戍边密不可分,所以将它们统称为“屯垦戍边诗”。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历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的生成、发展与繁荣轨迹,则可以表述为:汉魏至隋朝时期是其萌芽阶段,至唐代已经成熟,经过元明两代的繁衍,到清朝出现了全面繁荣兴盛的局面。本文主要探析汉代与隋朝有关西域屯垦戍边的诗歌,以期揭示西域屯垦戍边诗萌芽时期的特征。

一、汉隋西域屯垦戍边概况

汉朝建立初期,国力还很薄弱,匈奴统治者大肆掠夺北部边境,对汉朝形成极大威胁。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西汉进入全盛时期。为了彻底打败匈奴,解除北方忧患,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域各国夹击匈奴。从而开始了统一西域、屯垦戍边的历程。

据史料记载,西汉在西域的屯垦始于公元前105年,止于公元8年,历经113年;东汉在西域的屯垦从公元73年开始,到公元220年结束,虽然时断时续,不如西汉那样繁盛,但前后也有148年。汉代最初在西域的屯垦基本上都属于军屯性

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戍边、阻止匈奴的掠扰,从而保证东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畅通。所以,两汉时期西域屯垦地点星罗棋布,但大多分布在战略要地及丝绸之路沿线,其作用正如《册府元龟·屯田叙》所说“因戍营田,因田积谷。兼兵民之力,省飞挽之劳。”屯戍者亦农亦兵,平时种田,战时作战,既为军队提供粮草,又保障了军队的数量和战斗力。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曾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即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①这正说明汉代西域屯垦与戍边已经融为一体,是相辅相成的。

隋朝于公元581年建立,公元589年灭陈后,结束了自汉末以来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隋朝的北部边患是突厥,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不再给突厥供送金帛,沙钵略汗派突厥军队南下抢掠,隋朝开始抵抗,从而拉开了隋与突厥大战的序幕。经过几次大规模征讨以及突厥汗国的内乱,公元585年(开皇五年),“突厥沙钵略上表称臣”^②,边患暂时解除。隋炀帝时,隋代国势强盛,版图辽阔,进一步重视经营西域。608年,隋炀帝命裴矩与玉门道行军大将薛世雄一起进军西域,招降了伊吾城,于610年设置伊吾郡。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征,打败了吐谷浑,解除了隋朝西陲的一大威胁,在西域设置鄯善、且末郡。但隋

[收稿日期] 2011-05-2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历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研究》(10BZW08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刘坎龙(1956-),男,河北献县人,新疆教育学院人文科学分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王朝的统治不过三十余年,在西域的屯垦则更短,只有十年时间。屯田地点主要在伊吾(今哈密附近)、鄯善(今若羌)、且末。

二、《西极天马歌》《乌孙公主歌》:西域屯垦戍边诗的萌芽

汉代不仅是西域屯垦戍边的开始,也是西域屯垦戍边事业的辉煌时期之一。但当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时,便会发现此时并没有出现成熟的屯垦戍边诗。其原因在于,屯垦戍边诗的生成与兴盛必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屯垦戍边的历史存在,二是文人的介入与诗歌的普及。所以,尽管汉代的屯垦戍边事业红红火火,牵动着朝廷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神经,但此时文人诗歌尚未繁荣普及,从而使得汉代西域屯垦戍边的辉煌事业在诗歌中未能充分反映。但这并不等于说汉代没有与西域屯垦戍边相关的作品。就现存的诗歌来看,汉代已经出现了与西域屯垦戍边相关联的诗歌,就其内容、主题与艺术风格来说,可以称作是西域屯垦戍边诗的萌芽。其代表作为刘彻的《西极天马歌》和细君公主的《乌孙公主歌》。

(一)《西极天马歌》分析

汉武帝刘彻的《西极天马歌》: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此诗初无题目,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史记·乐书》载:“(汉武帝)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丁福保编《全汉诗》时认为,《汉书》中记载“太初四年,获汗血马,作西极天马歌。”因此,此诗“当题西极天马歌。”此诗大概作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以后。诗歌所述事件的背景为:乌孙在娶汉朝细君公主时,曾以良马千匹为聘礼,这些乌孙马奔驰矫健,汉武帝十分喜欢。后又听说大宛有汗血马,藏在贰师城,奔驰矫健更胜乌孙马。于是武帝便派使者车令带千金及一金马到大宛求购。大宛国王不肯卖,并“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③再加上大宛与匈奴勾结,屡次杀掠使者。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伐大宛,大宛贵族杀国王

毋寡,汉朝立昧蔡为宛王,获大宛马三千余匹而还。回军途中,汉朝留下部分军队在轮台戍守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的使者。大宛降服汉朝后,汉朝与西域的交往进一步密切,多有使者往来于西域各国。为了屯垦戍边,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渠犂一带屯田,成为汉朝政府在西域设置官员管理屯垦戍边的开始,其意义非同寻常。而后扩大到焉耆、龟兹、楼兰、车师、交河等地,屯田积谷,供应、保卫往来使者。

《西极天马歌》以骚体诗的形式写出了汗血宝马的来历,抒发了汉武帝所渴望的“四夷服”得以实现的喜悦,诗中的景物描写带有极浓的西域特色。所谓“西极”,就是西方的尽头,指距中原极远的西方之地大宛;天马,指大宛出产的汗血马;流沙,指西域地区的沙漠地带。诗中的天马、西极、万里、流沙等意象构成的画面,展示了浓郁的西域边塞景观,给后来的西域屯垦戍边诗以深远影响。诗歌在抒情上虽有自我歌功颂德之嫌,却也如实写出了汉朝国势的强盛以及在当时的威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诗首次以文学的形式记载了对西域屯垦戍边产生影响的最初事件,成为后来西域屯垦戍边诗歌经常歌咏的内容之一。

(二)《乌孙公主歌》分析

如果说《西极天马歌》抒发的是“汉代豪情”的话,那么《乌孙公主歌》则抒发的是远涉西域的幽怨。《乌孙公主歌》的作者细君公主是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其远涉西域是出于政治联姻。

西汉初期,我国北方匈奴势力强大,不断侵扰汉朝边境,对汉朝造成很大威胁。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求同盟者,以便共同抗击匈奴。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联络伊犁河流域一带的乌孙,此行虽然未能立即结成军事同盟,但双方建立起了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匈奴见乌孙与西汉的关系日渐亲密,非常嫉恨并时常攻掠,于是,乌孙王派使者到汉朝求取联盟。西汉元封年间(前110—前105),乌孙昆莫猎骄靡派使者到汉,提出“愿得尚公主,为昆弟”,并以乌孙良马千匹为聘礼。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于是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和亲成为平等友好的政治联盟。所以,史书上称细君为“江都公主”或“乌

孙公主”。班固《汉书》卷96记载了细君远嫁乌孙王猎骄靡的全过程。

细君公主出嫁到乌孙以后,被乌孙昆莫猎骄靡封为右夫人。由于是汉与乌孙的政治联姻,细君公主与猎骄靡当无爱情可言,再加上乌孙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语言、风俗、生产、生活方式与内地汉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细君公主来到乌孙后,“自治宫室”,与乌孙王“岁时一再会,语言不通”,难免吊影自怜,悲从中来,于是赋《黄鹄歌》以述怀: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首诗又被称为《乌孙公主歌》或《细君公主歌》。诗歌以细君公主亲身体验的饮食起居为切入点,展现出西域的风土人情。歌辞中“旃”通“毡”。“酪”即用牛羊马的乳汁炼制成的食品,有干湿两种,干者成块,湿者为浆。“土思”,颜师古注为“忧思而怀本土”。此诗用骚体寄托了细君的思乡之情,写得苍凉悲切。但是就时势而论,刘细君必须作出牺牲,因为她承担着政治使命。

这首诗与屯垦戍边有关联,主要在于诗中所展现的事件背景以及事件产生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意义。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细君远嫁乌孙,是西汉与乌孙友好的表现,作为汉朝与乌孙的第一个友好使者,她使乌孙与汉朝实现了政治和军事联盟,达到了联合乌孙、遏制匈奴的目的,促进了边境的安宁。事实上,历代的戍边政策不外两种,一是和亲,二是使用武力征讨或抵御。因此可以说武帝送细君公主远嫁乌孙,也是汉朝戍边的策略之一。其二,在细君离开长安时,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④细君公主到西域后,汉朝为了保护公主,经乌孙国王同意,汉武帝派军队到眩雷(地在乌孙北部,伊犁河谷)筑塞,屯田积谷,以强有力的屯田基地来遏制匈奴,卫侍公主。《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朝“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这是汉朝最早在西域开展的屯田,其目的是保卫乌孙公主,防御匈奴对乌孙的侵扰。其三,诗歌将独具特色的西域景物、风情与远离故土的思乡情怀融为一体,

在创作范式上,对后来的屯垦戍边诗有着深远的影响。总之,《乌孙公主歌》虽然不是典型的屯垦戍边诗,但其事件、背景与屯垦戍边有着密切关系,诗歌中所抒发的情感,也是踏入西域屯垦戍边之人所常有的,所以,可以看作屯垦戍边诗的萌芽或先导。

综上所述,《天马歌》《乌孙公主歌》虽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西域屯垦戍边诗,但它们作为西域屯垦戍边诗的源头是没有疑义的。这些作品以文学的方式记述了汉代经营西域之始的情景,昭示着西域屯垦戍边诗主要生成于屯垦戍边的历史背景之中,诗歌中所描写的西域自然地理、人文风俗以及主人公的宏大气魄与幽怨的思乡情怀,都为后来的西域屯垦戍边诗反复描写、咏叹。

三、隋代屯垦戍边诗

两汉以后文人诗歌已经发达,但魏晋六朝诗人都未能亲历西域,其有关西域屯垦戍边诗歌的创作都是依据史书的“悬想”。这种西域屯垦戍边诗的创作模式到了隋代出现了转变。

(一) 隋代的西域屯垦戍边诗

由于隋朝在西域的屯垦时间较短,对西域的经营规模又小于两汉,所以从诗歌内容看,隋代的西域屯垦戍边诗更多地是侧重描写戍边的作品。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诗歌与前代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隋朝曾多次与突厥交战,诗人如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等,都有出塞从戎、从幕的经历,这无疑开拓了隋代诗人的视野。隋朝国力强盛,诗人们有着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气概,对边塞战争和边地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因此其诗歌所描写的事件集中,真实自然,形象具体生动、气象恢弘,从而突破了南北朝同类作品依凭史书空想拟作的传统,成为唐代屯垦戍边诗的先声。隋代的西域屯垦戍边诗主要有杨素的《出塞》、虞世基的《出塞》以及薛道衡的《出塞》等。

隋代西域屯垦戍边诗中最有影响的作家是杨素。杨素,字处道,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在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时期都受到信任,掌握朝政,多次带兵作战,处于“出将入相”的重要地位,同时又富于文采。据《隋书·杨素传》记载,杨素早年“善属文,工草隶”,曾奉命为诏书,“下

笔立成,词义兼美”。入隋之后,数次率兵北击突厥,“兼文武之资”,“论文则词藻纵横,语武则权奇间出。”沈德潜在《古诗源》卷十四评杨素说:“武人亦复奸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虽然对杨素的人品嗤之以鼻,但对其诗歌的赞扬还是溢于言表。杨素的《出塞》(其二)就是一首描写西域屯戍戍边的佳作:

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
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
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
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
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
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
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晨。
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
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
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

作品开头四句用汉代苏武出使匈奴的典故,表达了对苏武的敬仰之情。据《汉书·苏武传》记载,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派他到北海滨(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无人处放牧羝羊,等羝羊生了羊羔才准回来,以此逼降苏武。苏武坚贞不屈,前后滞留匈奴十九年终得回到汉朝。“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两句,在怀古的基础上表明自己这次出塞作战,也有着苏武“忧国不忧身”的志向。诗歌具体写征战的行踪及感受“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写途中所见多古代屯戍、征战古迹,由此联想到历代边塞不宁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对眼前“惨”与“愁”心态的描摹,正折射出作者对和平的企盼。“荒塞空千里”以下四句,具体描写所见之景,“荒塞”“孤城”“树寒”“草衰”等意象极力渲染了塞外的苍凉,从而烘托出征战的艰辛。“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晨”中的“交河”,指的是汉代西域车师前国王庭所在地,为西域的战略要冲,历史上汉朝军队曾与匈奴五争车师,最终于此驻军屯守。“阴山”指西域的天山。这两句写行军征战所到的地方以及夜间行军的艰辛与感慨。“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是作者的感叹,这里的“河朔”泛指北方,包含着作者多次征战的切身感受。最后两句以景结情,余味深长。整首诗既写出了安边报国的志向,又描写、渲染了征戍行役的艰辛,以悲壮苍凉的内蕴拨

动着读者的心弦,若非亲历则难以如此动人。

虞世基的《出塞》其二也很有名:

上将三略远,元戎九命尊。
缅怀古人节,思酬明主恩。
山西多勇气,塞北有游魂。
提桴度陇坂,勒骑下平原。
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
轻赍不遑舍,惊策駉戎轩。
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
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
雾烽黯无色,霜旗冻不翻。
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

虞世基在陈、隋两朝都有为官经历。入隋之前,文学成就已经为世所重,“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入隋后,“尝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凄切,世以为工”^⑤。杨素讨伐突厥,虞世基亦从征佐幕,这首诗应是军中与杨素《出塞》诗的唱和之作。

诗歌盛赞杨素在朝廷地位显赫且志向高远,在戍边征战中功绩卓著。“上将”指杨素,“三略远”指杨素三次率军远征,“元戎九命尊”是说杨素多次被任命为元帅。“缅怀古人节,思酬明主恩。”指杨素怀念苏武并自勉的内容,“山西”句用“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典故,杨素为陕西华阴人,在太行山之西,这里是对杨素军事才能的赞美。“提桴度陇坂”句中的陇坂,又叫陇首,即陇山,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这里指杨素北征突厥;而“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两句则写的是西征,说杨素出玉门关度过沙漠向西域进军,“誓将”与“悠然”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杨素的决心与潇洒自信。这里既写北征又写西征,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对应开头的“上将三略远,元戎九命尊”。“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雾烽黯无色,霜旗冻不翻”四句实写塞外冬天的景色,突出西域的寒冷。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去时雪满天山路”“风掣红旗冻不翻”,应是从虞诗点化而来。诗中用“雪”“冰”“雾”“霜”来渲染西域寒冷的冰雪世界,烘托出戍边战争的艰苦,从而突出了杨素“耿介倚长剑”的精神风貌。与杨素原作相比,虞世基《出塞》写得更觉大气磅礴,有着慷慨激昂的豪迈气概。这除了与和诗的性质有关外,也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

杨素、虞世基的屯垦戍边诗与南朝诗人有所不同。南朝诗人主要是依据史书记载以及自己的想象创作而成,诗中所叙述的地名忽东忽西、飘忽不定,一首诗中所描写的事件也是散漫无序,而杨素、虞世基诗中的地理方位确定而集中,而且写得事真景真情真,所以应为亲历西域之作。

(二) 杨素《出塞》应为亲历西域的戍边之作

关于杨素的《出塞》(其二),究竟是以“交河”“阴山”泛指边塞,还是亲历西域的戍边之作?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⑥,所以有辨析的必要。据《隋书·杨素传》记载,杨素曾两次为统帅领兵出塞征讨突厥,第一次是开皇十八年(598年)由灵州出发,第二次是在开皇二十年(600年)由云州出发,“大破之,突厥远遁”。据史料判断,这两次征讨突厥可能未进入西域。但《隋书》中的《李浑传》《长孙晟传》又都记载仁寿元年(601年)末至仁寿二年(602年)初,李浑、长孙晟曾随杨素出击突厥。可见,杨素还有第三次讨伐突厥。此外,《隋书》之《突厥传》《李安传》《史万岁传》《周罗暉传》均记有杨素征讨突厥之事,但都没有明确记载杨素征讨突厥是否进入西域。然而,就作品来看,我们认为这首诗应该是描写西域的征战戍边诗。下面从诗歌本身描写的内容、同时代人的和诗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做一论述。

第一,杨素的《出塞》诗本身描写的内容便说明了这一点。作品开头四句用汉代苏武出使匈奴坚贞不屈,终得回归汉朝的典故表达作者对苏武的敬仰之情,从“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可以看出,有关苏武的感叹正是作者征战途中的感悟,而非如六朝诗人那样泛用典故。《出塞》意在表明这次出塞作战,自己也有着苏武“忧国不忧身”的志向。诗歌接下来的十三句,描写作者的征战行踪、西域苍凉的景色以及征戍行役的艰辛与感受。而判断其是否亲历西域,“历览多旧迹”一句十分重要,所谓“历览”,亲历所见之谓也;所谓“旧迹”是指汉代屯垦戍边的军垒遗迹。可见,“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晨”应是作者征程所见,触景生情。同时,在下面十三句的描写中,能够确指的具体地名只有“交河”与“阴山”。交河即汉代西域车师前国王庭所在地,故城在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北,阴山即西域天山。所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晨”是写实的,是作者亲历西域征战

途中的所见所感。就诗中所描写的景色看,杨素进入西域应该是在第三次讨伐突厥之际,本诗当写于此时。

第二,还可以从其他诗人的“和诗”当中得到印证。如上述虞世基的《出塞》(其二),诗中盛赞杨素在朝廷地位显赫,志向高远,在戍边中功绩卓著。而“暂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两句,在赞颂杨素抱负志向远大的同时也交代了其行军路线:出玉门关向西域进军。“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实写塞外冬天的景色,突出西域的寒冷、征讨的艰辛。“天山”“交河”即可证明杨素此诗是写西域征战戍边的。再如,薛道衡也有与杨素的和诗,其《出塞》(其一)末尾云“还嗤傅介子,辛苦刺楼兰”。作者由杨素出师西域联想到汉代西域屯垦戍边名将傅介子,又以傅介子计杀楼兰王的典故来反衬杨素的功绩,也可旁证杨素曾入西域追击突厥。当然,查《隋书·薛道衡传》,没有关于薛道衡跟从杨素征讨突厥的记述,但有“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薛道衡)典军书”的记载。可见,薛道衡也有从军出塞、北击突厥的经历,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薛道衡和诗《出塞》中的地名为什么多为“陇头”“代郡”“桑干”“柳城”而非“交河”的原因了。换句话说,薛道衡富有文采,“文雅纵横,金声玉振”^⑦,在写和诗时,融入了自己出征时的见闻与感受,同时又因为是和杨素出征西域的诗歌,所以在诗歌末尾联想到西域屯垦戍边名将傅介子,从而在对比、衬托中表达对杨素的赞颂之情。

第三,就隋朝经营西域的事实进行推测,杨素也可能亲历西域。隋朝由于仅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其西部疆域未能恢复汉朝旧貌,但由于隋朝对西域的重视和经营,其统治范围已到达西域的东部与南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裴矩奉命与玉门道行军大将薛世雄一起进军西域,控制了伊吾城,并于伊吾屯田戍守^⑧。大业五年,隋朝打败吐谷浑,西域地方“相率而来者四十余国。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并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⑨。诚然,隋朝并未在交河屯田驻守,上述事件也都发生在杨素西征突厥之后,但依据历史背景推测,此前的杨素因追击突厥曾经到达过西域也应不是无稽之谈。

杨素《出塞》诗本身所描写的内容可以说是

作者亲历西域的内证,虞世基、薛道衡的和诗可以
作为外证,依据历史背景的推测可以作为一个参
考。基于此,杨素《出塞》(其二)应该是作者亲历
西域征战戍边的诗作。

注 释:

- ① 陈寿.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② 魏征. 隋书·突厥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③ 司马迁. 史记·大宛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④ 班固. 汉书·西域传·乌孙国[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⑤ 魏征. 隋书·虞世基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⑥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历代西域诗选注》编写组编写的《历代西域诗选注》中, 收有杨素的《出塞》其二, 在对“交河明月夜, 阴山苦雾晨”的注释中说“这两句写行军所到的地方”, 可见编著者认为此诗是亲历西域之作, 但并无具体

阐释论证; 薛宗正著《历代西陲边塞诗研究》中认为“诗中‘交河’‘玉门’只是用来表现空间的广阔性, 以烘托战争场面的宏伟, 并非实指”。(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 第 26 页) 可见其认为非亲历西域之作。

- ⑦ 魏征. 隋书·薛道衡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⑧ 魏征. 隋书·薛世雄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⑨ 魏征. 隋书·炀帝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参考文献:

- [1] 丁福保.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3]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4]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5] 方英凯. 新疆屯垦史[M].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89.
- [6]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tationing Troops and Reclaiming Lands Poetry in Han and Sui Dynasty

Liu Kan – l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 Xin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 , Urumqi 830043 , Xinjiang)

Abstract: The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 brief explanation why poems "Ode to Heavenly Steed in the West Region" and "Ode to Usun Princess" originate the station troops and reclaiming lands poetry in China history of poetry. The second part is the discussion of the features of station troops and reclaiming lands poetry in Sui Dynasty by proving that poet Yang Su in Sui Dynasty created poem "Leaving the Boundary" (II) based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the west region and make great innovation in the poetry of Six Weijin Dynasties.

Key words: Han and Sui Dynasty; the west region; stationing troops and reclaiming lands poetry; features

[责任编辑:袁晓玲]